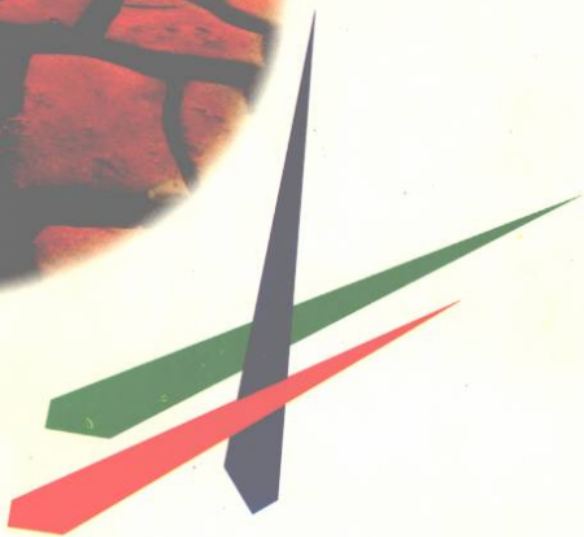




雨田长诗选集

雨田 著

作家出版社



丛书主编 黑 丫
责任编辑 庞 度
责任校对 雪 尼
装帧设计 张大山

现代文丛

ISBN 7-5063-1600-5



9 787506 316002 >

ISBN 7-5063-1600-5

I · 1588 全套定价:120 元

(之二) 现代文丛

雨田长诗选集

雨 田 著

丛书主编：黑 丫

责任编辑：庞 度

装帧设计：张大山

责任校对：雪 尼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和平印刷厂

开本：850X1168 1/32

字数：120 千字

印张：6 插页：4

印数：1—1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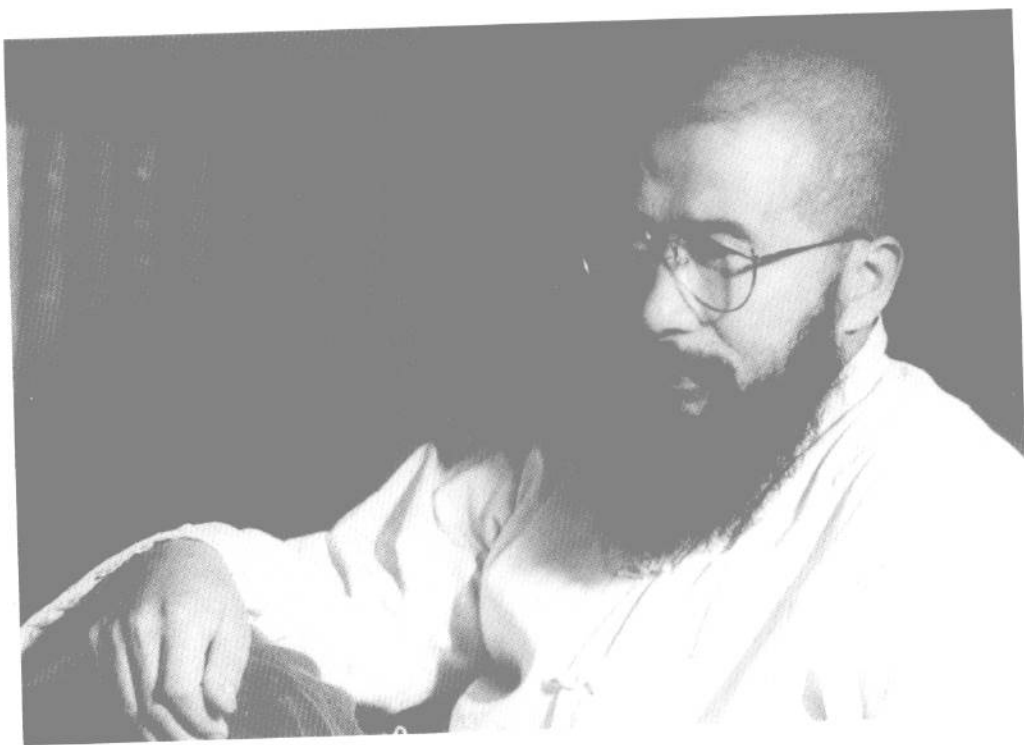
版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600-5/I. 1588

定价：120.00 元（本册定价：17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雨田:真名雷华廷。当代诗人、评论家。祖籍湖南,50年代末一个多雨的夏天出生于川西北丘陵涪江边的绵阳石马坝小镇。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书可读,然后去服兵役,当乡村中、小学民办教师,做基层文化工作和地方报刊的记者、编辑。有过14年黑人黑户的日子。1985年创办“净地青年诗社”,并主编《净地》诗报,1989年1月考上南京大学作家班因经济困难没有就读,同年9月接受“双清”审查。他不在乎现实和命运对他的不公平,痛苦地追求着艺术生命的价值。主要在国内和美国、日本、西德、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的重要报刊上发表作品。代表作长诗《麦地》、《四季歌》、《疯狂的玫瑰》、《颂歌》等在海内外产生过广泛的影响,部份诗作曾获过台湾“创世纪40年诗歌奖”等近20多次奖项,并被收入国内外60多种诗选、诗歌辞典等工具书。有诗作被译成多国文字,国内外50多家报刊曾载文评价过其诗作。是巴蜀现代诗群中有争议的重要诗人之一。

1991年9月参加中国作协《诗刊》第九届“青春诗会”。1992年4月,四川省作协巴金文学院聘他从事专业创作,因某种原因不能如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散文诗学会理事、绵阳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出版有诗集《秋天里的独白》(1993年5月)、《最后的花朵与纯洁的诗》(1993年9月)、《雪地里的回忆》(1994年7月)、《雨田长诗选集》等。

雨田长诗选集

雨田
著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使命,历史,和诗歌精神(代自序) …	5
麦地	10
四季歌	19
城里城外	37
颂歌	46
黎明前的黑暗	64
疯狂的玫瑰	82
水:生命之根及其变奏	88
附录	
《麦地》里的回声(简政珍)	99
最疼的是灵魂(王若冰)	101
透视灵魂苦难的大悲剧情结(邢海珍)	121
语言:交谈、倾听、追问及其他(杨远宏)	140
镜与盾(刘泽球)	148
《颂歌》的意象群落及其批评(从文)	169
坚守诗歌的尊严(代后记)	184
主编者的话	189

使命,历史,和诗歌精神

(代自序)

作为一个诗人,或者说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应该有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这是我的一贯主张。今年8月,我在《诗歌报》和《厦门文学》两家杂志社联合举办的“98仲夏·南方诗会”上再一次强调了这一点。我的态度非常鲜明:我们的诗歌就应该是历史的见证。我认为一个有出息的诗人,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他应该具备与肩上的使命和历史责任相称的文化背景和精神深度,更应该对自己的民族负责,否则最后改行去做别的什么,省得制造些文字垃圾,还浪费纸张。

这年头诗歌遭受冷落,许多人大惊小怪,我觉得这很自然也很正常。但作为诗人,我们很有这个必要静下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太缺乏艺术的独立性和语言创造的独特性。显然,我们确实需要生命力的产生和确立我们自己的诗学观,但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也是应该的。我自己在研究文化现象时,首先注意文化现象是具有意义的客体和事件,我不认为语言只是符号而已。

站在境界与精神的高度,就会发现当代中国目前的诗歌主题是世俗的,虚假的水份太重。然而,我们的诗歌批评家们却回避这个问题。这不是诗歌批评出现了危机是什么?其重要的根源是诗歌批评家们下的功夫不大,是只着眼于“文本本身”的“新的批评”的正统观念在作怪。所以我

在会上发言中指出:当下几个正走“红运”的诗歌理论家、诗歌批评家们是被个别诗人在牵着鼻子走。只要经常在阅读文学报刊的读者稍稍注意一点,就会觉得我说的这番话也是在理的。

我真的希望我们的诗歌批评家们多与诗人交朋友,应该对你们所评论的诗人有一个基本了解,你们才能对其文化处境有一个较为基本的判断,不然的话,我奉劝你们闭上嘴巴不要乱开黄腔,说些不痒不痛的废话。为什么当代诗歌在八十年代后期已达到了它历史上最高的思想水准?这一点在许多先锋诗歌评论家笔下都已有过描述与评论,但在我个人看来,仅仅看到其成功和进步的一面是不够的,的确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关于诗歌精神,我曾经这样认为:“诗歌的精神是诗人的一种理想与梦幻相结合的精神产物,特色在于富有想象力,在于把繁杂化为单纯,而最终达到适度”。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在诗歌精神上呼应着有艺术特性的诗歌。我现在已经彻底地意识到:当下的诗人已不可能再以虔诚的代言人姿态投身于这场艺术革命,但我始终坚信那些有着无限生命力的诗歌,它的感受力已呈现出全新的面貌,这不仅仅只是诗人的灵魂“触及到了人在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困境,而且触及到了人在更为广阔的生存境遇中捍卫”诗人自己的“想象力的尊严所面临的特殊困境,因而具有一种敏锐的震撼力”。不过,我更清楚这一点:诗歌是一门生命与心灵的学问,诗人写诗不是在炫耀一种手艺,而是在进行一种永恒的创造。近三十年的写作生涯教育了我,使我更进一步地看到,诗歌的确是因人类与宇宙万物的存在而存在,并获得一种无限的延伸。这种延伸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深处的有

机的超越。

现代史学家汤恩比早就认为“人类已面临精神文明的冬季,则诗人的存在,便更是人类荒芜与阴暗的世界的一位重要的救世主了”。由此,诗歌将绝对地“形成人类精神文明的一股最佳且永远的活力”,把人从物资化的世界中解救出来,尤其是在本世纪末后现代工业掀起结构与多元化的理念,导致泛方向感与泛价值观所形成失控的现象,也更有依赖于诗歌在超越与升华中开放的视野与自由的思维,穿越各种变化的资讯与符号,深入到飘浮不定的生存现象面的内层,真正意义上呈现人的本质、诗人的内心境界和诗歌精神。的确也是这样,诗歌在超越与升华中,会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完美。在我看来:诗歌已成为一切完美事物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是真实的,它会帮助我们回到纯粹人的生命的领地。

诗歌是人类的精神体现,诗歌是与真理共存的。

诗歌的生态与人的生态乃至一切生灵的生态当然是一致的。为什么人们总是通常地认为,绿色是我们这个世界存在下去的唯一希望呢?因为绿色的世界,是从根部发育并生长的。我们生活,我们阅读,我们思考,我们写作,我们的生命在这其间找寻精神的来路去向。我们清楚,世界上最美的民族(人群社会)与国家,最终还是由诗歌与艺术而闻名的,这些东西并非由机器造出来。

是这样的,我们从上述这些话语中,不但看见诗歌在人类生存世界中所凸现的可观价值,更重的一点是呼吸到诗歌在我们人类生存(指生命)中无比的重要性。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开了诗歌,事实上就等于是离开了那具有丰富、美好内容的世界。让我们生长吧。我们生长不是忙着抵

抗、拒斥、革命、模仿、跟从和自戕,必须生长,才是唯一的本真。

诗歌,本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绿色写作,而现在却变成了“红色写作”。“红色写作”将意味着什么?这极为简单的道理谁能告诉我们。是啊,我们生长,以诗歌为证;我们存在不为别的,只为诗歌。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了诗歌,我们就会失去活着的意义。在90年代,大陆先锋诗人的写作,已经给中国诗歌的发展带来一线值得审视的希望。

1998年9月写于绵阳沈家村

编者按

中国当代青年诗人雨田的现代诗具有先锋性和前卫性,他80年代创作的代表作之一、长诗《麦地》于1990年《中国名城文学》诗歌专版重点推出后,在诗歌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台湾《创世纪》诗刊总80、81期合刊(1990年10月)转载,同时附有美国奥斯汀德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诗人、理论家简政珍的评论短文《麦地里的回声》;1991年被收进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的《七十九年诗选》—雨田是大陆入选的三位诗人之一;1993年被收进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诗人传略》(第四卷)。国内外许多诗人、评论家对《麦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台湾著名老诗人向明在《智慧的烁烁灵光》的文中称赞道:《麦地》“是一首吟唱土地含容广博的颂歌,也写出生命在土地的依存趋附。作者以感知交溶的笔力,为诗营造出绵密骇人的意象,光芒四照的哲思和声形具备的气势,实为多年来难得一见的风格独特的一首长诗”。

批评界认为:“雨田的长诗《麦地》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现代的也是历史的”。

麦 地

1

何处 谁在这里 布满哀伤的麦地有矮麦生长
麦地此刻风雨 上空有苍鹰从头上走过
麦地边的河岸上有人无语独坐 树没有声音
河滩滚满卵石 世事总是出人意料
那个在收割麦子时舞动镰刀的女人 从早到晚在为自己唱着挽歌
五月的风光与她无关 她那紫红色的双乳抖动成滚动的麦子
花朵开放黑夜 麦子在麦地之外生长
而悬钟覆盖着很久很久的日子 眼睛溶于天空
那颗比秋天的草垛还要松软的太阳是谁呢
光明悠悠地起伏 潮湿的影子使云霞沉重
孩童们在一堆牛粪火旁低低呼唤 麦草构筑的四合院
围住他们 仅仅是为了倾听 孩童的声音挂在树上
河水飘在空中 无端忧郁的头发使河水低低地唱着沉默
山岗鲜红的骨髓孕育出麦地里繁殖的花蕊
秋天深沉 浓烈的酒碗中道出朴质的语言
人 一出世就在为自己唱着挽歌 自己的挽歌自己唱哦
谁说不是呢 谁又能走出自己的掌心
麦地里生长着爱情 麦地里收获着痛苦
谁敢说他不是在自己给自己送葬 从秋之荒原的早晨走向黄昏

在一个深冬的早晨 从麦地出发走向寺庙的是朝圣者的失声痛哭
头上拂晓的风吹皱了她脚下的路 她在幻想中变成了一个苹果
她心中光明 带着无法描述的纯洁的深沉梦幻 她
无力地举起失色的眼睛 人 天空 树木 村庄都失去了颜色
河流般的眼睛泪水淋漓 悬钟破裂成碎片
死亡的血线上住满了白色的旗帜 坟墓里黑暗吗
看到这一切 诗人的双目没有光辉 诗人感到有一种沉重的痛苦
不知诗人手中紧握着的是 一把麦粒还是一把人的灰烬
树在摇荡 诗人的心在颤抖 诗人的血里住满石头
谁也不知道谁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会痛哭
风铃响了 哀乐如醉
许多的人都无法知道他们自己在为自己送葬
日潮无边 人群在麦地里渐渐地变幻成弯曲的麦子
那飘荡河岸的枫树不就是诗人的胡须吗 死亡走近他
他在绝望中追述往事 他撕裂自己的皮肉绽开出朵朵向日葵
也许 诗人的死就是他的诞生之树
尽管麦地或岁月都很苍老 站在黑夜的人群
难道没有听见太阳落地的声音吗 一个黑夜走向另一个黑夜
那流传万世的颂歌或挽歌都将从麦地里长出

2

雪飘 白色树上结满黑色的乌鸦 老人的许诺被红色的余响吞没
空旷的麦地住满巨大的卵石或声音
有一只乌鸦低头而下 白色花便开放在黑夜
无形的手高举 整个人类都渴望挂满浑圆的果实
所有的愿望都伸展出自由的翅膀 石头的声音 风的声音
面对无人影的麦地 拨开夏天与影子对话
每个早晨 那朵忧伤的玫瑰都会默默地期待从远方而来的鸽哨

在这块苍老而又不能正常发育的麦地里 爱情生锈
成千上万苍白的面具握在空空的手中
雪或眼睛模仿着死亡 另一种脸的面孔爬满射手
人已认不出麦穗 一面牛皮鼓的声响沉没在没有阳光的黄昏
谁支配谁呢 农如火烟般的眼睛像飞鸟一样滑过天空
秋天 那些裸露的空空的椅子变成了黄昏沙漠
野玫瑰凋谢处 水滴敲打着一只黑翅膀的死乌鸦和草
那只死去已久的狗在跳跃 树木静静地立着 死去的狗仍在跳跃
雨后的麦地沉重 人类和人的记忆在回想什么呢
麦地吸收雨后变得更黑暗 阴影之间风已下沉
伤口或造成伤口的手之间有一支猎枪庄重的站在那里沉默
红色的鸟惊飞 黑色的乌鸦惊飞 白色的雪惊飞
深冬 播种的农夫像虫一般地蜷缩着 麦地犹如一张发黄的毛边纸
空间除了风和时间的嘀嗒声再没有别的声音
凄悲的麦地上无人经过 只有老牛无力地迈动起沉重的蹄
春天的影子远离它而去 冷静世界沉默
梦的领域无声无息 劳作的农夫默默播种 忍受
黑色的苍鹰盘绕上空 在麦地的高处有一种听不见的声音悬挂
农夫们生息的意愿沉默之后不断加固 唯有情歌没有冷却
那些站在麦地旁的树木被风抽黑了脸
阴郁的日子 浮在冰河上面 阵亡者挽救了自己
那些喝大碗酒 吆喝起民谣的汉子们把头直插云霄
他们独对雪暴 然后躺在女人的怀里 他们活得实在
白毛风在他们脸上留下深深的爪痕 就是他们倒下的麦地上
也会长出风景 阳光被苦难肢解 播下的麦粒在黑色的麦地里呼吸
无穷无际的目光柔软 麦地里长出许多手掌 语言来自麦地
日轮播出凄苦的钟声 时间超越麦地 人间忧郁无比

3

麦地冰封 欲望熄灭 残忍冬天的沉默
白雪覆盖红血 谁仍在祭奠 以焚毁奉献苍白的诺言
女人仍在挣扎 疯狂的孤独占有了她 她是有血有肉的女人哦
黄昏包裹着她 岁月太古老太沉重的压在她的头上漫无终日
苦难无始无终 绝望虚幻 她高举死神之长鞭
无声地吞噬她自己的血腥的呼唤 这巨大的呼唤有谁能听见呢
麦地穿着白衣 树披着白发
她在黄昏中怎么也越不过
那堵白色的墙 她低声的独白只有她能听见 声音雪白雪白
有一个人 他的墓碑上永远刻下了这种声音
雪白雪白的声音伸出了手
她的目光透明犹如两条清冽冽的小河 所有的河流 都
没有这般透明 麦地长出麦子 麦子任黑风抽打 从早晨到黄昏
麦子在麦地里舞蹈 那个女人站在她的之外听麦子歌唱
那单调或凄凉的歌唱声在麦子头上飘荡 犹如一面旗帜之势
多么悲伤的情调 多么残忍的画面令人痛苦
在这块孕育着爱情孕育着痛苦的麦地里 有一个人在麦地之外
久久徘徊 谁又能理解他呢 挽歌或所有的苦难伴随着他
阳光或太阳都不属于他 属于他的只有深深的叹息与悲伤
麦地白了又绿 麦地绿了又黄 麦地黄了又黑
日轮滚动 那个女人或他怎么也无法越过那雪白雪白的麦地
乌鸦或苍鹰在麦地里寻食 他们的皮肉被啄开 血覆盖雪
他们给他们自己送葬 他们的灵魂后面跟随着一只瘦狗
麦地雪白 麦地青青 麦地金黄 麦地漆黑
麦地上空飘荡着他们唱给他们自己的挽歌 挽歌……

4